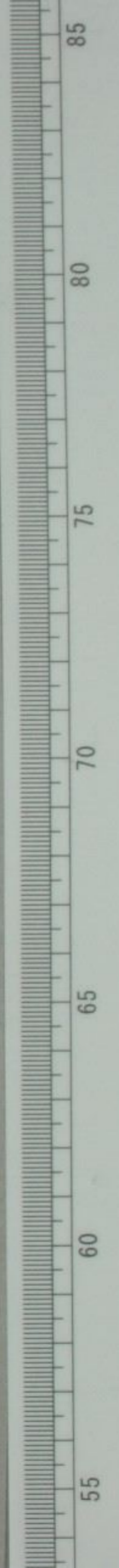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94



文庫11
D292
94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列傳

一



010190562625

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
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
於寇頽毀甚表卽脩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
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
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
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
予不求者遂除表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
書丞者僉以表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秘書也兼國史院
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
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
人表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
克家罷相表與秘書少監陳騫各與郡表得台州州五
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
愚脩郡城工纔什三屬表成之表按行前築殊鹵莽亟
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
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表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
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
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
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
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表推行於諸郡民無

流殍進直秘府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
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袁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
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
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
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
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袁上封事大畧言天
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
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
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
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
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
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旣多朝廷吝於推賞乞
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
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袁
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袁與禮官定
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袁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
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
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
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

宗子子爲祖~~之~~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

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人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脩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

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袁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又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袁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袁乃拜命內禪一時

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卽位甫兩旬開講筵袁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卽昌言曰老矣無所補

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

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表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

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充爲駭聞向

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日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

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袁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偽相亂爾待付出戒救之袁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袁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

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棐槩孫焞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爲文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塵以鞣徃徃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諤爲書白茂良陳氏

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侵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毋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諤曰伊傳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

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文倣歐陽脩魯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良齋人稱良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良齋者

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闢陂洫綿四千里歲大侵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過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爲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爲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荅天戒銷患未形上聽其言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鷄豚鬻榻折產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

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擢帑緡盡償宿負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予職直秘閣農民有懇曠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姦豪多爲已利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繩以盜種法失劭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爲令入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鄴耻爲吐突承瓘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鄴爲法

今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
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
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級皆培克以厚苞
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十年繇
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端重者表
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俾廉耻
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
孳孳以治已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加獎勸由是人知
飭勵上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除禮部
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

宗法度不可輕弛願始終持以自強不息因言賜帶多
濫應奉微勞皆得橫金預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
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賚雖南帑
封椿不與大農經費然無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
一有爲國制變禦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
喪制一時典禮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
廟號語在表傳詔克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
必令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
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
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

終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民寬屬邑爲政始至卽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其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諡

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脩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與魯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卽求外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

號通監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
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
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
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卽因史書以
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監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
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
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
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
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
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
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爲黨與
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
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
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
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
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
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
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
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
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

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
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脩官分脩國史傳章惇
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
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
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
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楊廬和四郡歸
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
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
瓜州新城專爲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
爲陛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
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
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
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
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
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
復荆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
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
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
寔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監祭酒因論大
理獄案請有子郡之命旣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

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
文殿脩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
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
數萬以爲捍蔽民德之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
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踈傳陶令開禧元年卒
年七十五自是閒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
書藏于家

李椿字壽翁涪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
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蒙殯佛寺深
窞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竭力以養以父澤
補迪功郎歷官至宣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僞券還陳
氏田吏才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爲制司準備差遣常以
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
水岩險要周密精密所助爲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
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浚
曰復讎伐敵天下大義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况藩籬不
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
其地未易守也旣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
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逾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
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浚出

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
申前說甚苦沒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
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
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懇田復戶數千曠土大闢移
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
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
侵官強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強糶
數而不遏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前
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爲籍單車以行所至取吏
卒備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道爲式

召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改法焉除
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
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遷之豈無意今莫
氏方橫柰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將啓邊
釁請論如法說怒椿因求去上慰諭令安職遷左司復
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
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
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
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
儲二百萬斛爲一年之蓄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

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門禁宮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上聞靖康明受語感額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䟽袖中以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脩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旣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

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
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周察氣象一如盛
時復酒稅法人以爲便歲早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糶
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爲非便椿
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僮二十年間大盜三
起何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
亦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貧
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朝廷
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巖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充惡佛
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
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許
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進
士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監資州
資陽縣酒稅爲梁州掾紹興二十七年有旨令侍
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
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
論薦何緣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隔絕不得一至朝
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土語及之尋除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辭以久離場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秘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草歲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爲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栗議儀鳳復爭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脩官兼權秘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卽匿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踈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脩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卒年六十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埴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埴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埴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埴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論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埴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祁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事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百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卽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脩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

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
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
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盧
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
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
縣者所不及孝宗卽位復集英殿脩撰知平江府事繁
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姦利孝
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
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旣素爲湯思退
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
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
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
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
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
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
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
脩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
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
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
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

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師魯袁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迺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孝祥蚤負才峻莅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息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兼備國史編修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附楊梅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周淙

劉章

沈作賓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于府拂衣

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涖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脩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

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條然而逝周必大聞之
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人釋者而臨
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王自中字道甫温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
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
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
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
州分水令樞密使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爲籍
田令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彥古
客王藺旣薦之上大喜韓彥直彥質輩恐其爲彥古報

讎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
伏闕上書薦彥古爲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
信恒懼自中人臺將不利於王淮知彥直輩譖已行亟
請對探上意退卽走白右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
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
不知孤蹤忤王藺但不敢曠職蓋欲併中藺以媚淮上
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通判郢州道除知光
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卽位迎謂曰朕得
卿名於壽皇留爲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觀起知
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元五年八月卒年六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為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荅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言疏辨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

是也楊畏覆考專主熙寧元豐取畢漸為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州樂至令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入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字星出

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
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
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
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庶薦
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澂薦備諫列除開封府
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
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
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
方蘇軾之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爲進取計異時當以
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間愿曾孫大

西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
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
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
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
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
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
論君子小人溷殺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
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
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天下

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
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脩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
著作佐郎屯田司勳郎初朝議遣童觀蔡攸使朔方綱
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犯京闕命綱分守四
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
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
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
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
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卽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
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
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
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
監脩國史著爲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
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
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爲
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者
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蔽囚後有告勿受宗
室令廣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
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
柰何以令應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

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愬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徵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卧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慧出東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初諡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

章簡釜慶元間爲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宰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淮監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召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歎大經首陳士風培克媮惰誕慢浮虛四弊時理官間多居外大經奏非便乃作舍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輸忠讜脩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貧理寬去苛歛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侂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耻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所論韓侂朕思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璘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閻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卽依奏鑄罷竄南康軍

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遂言士
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
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
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
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卽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
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
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
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
經極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
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閭閻帛多折其估米
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權酷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
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
中第名園越法踰制別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
濟欲願陛下踈斥儉腐抑絕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
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俄而地司郝
政降充統制官殿帥補外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
侍讀大經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爲朕牧民以徼猷
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
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
人方之孔戣壽逾八表紹熙五年寧宗卽位進正議大

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訃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簡肅蔡洸字子平其先與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雪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爲刑部郎徙度支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衝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爲一體不得自爲同異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喜洸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陞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洸謝卽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洸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諡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韉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賊敗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留乎獄出餘人爲耳目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黃州倅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寃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鬪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諜知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澈爲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陞辭上以城

圯命濠增築濠至州規度城闔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甃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濠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濠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周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

士夫亦憚行首命淙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秘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于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徽猷閣帥惟揚會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

拓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
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
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
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獎諭賜金
帶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
疏浚工畢除秘閣脩撰進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
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奉
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
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
禮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三迨進
御上擢爲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爲正字明年
遷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事王
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受知孝宗自
此始秦檜當國嗾不附已風言者媒孽其罪出倅筠州
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
官擢秘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工部侍郎俄兼吏
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初章在秘省嘗議郊
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

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
提舉崇道觀舉朝嗟鬱起居郎王佐訟其寃亦坐絀起
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命知漳州爲諫
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秘閣脩撰敷文閣待詔召提
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
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大畧以爲非春秋法朝廷議
經畧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
譖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
爾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
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
或者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
宗所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疏諄複且言太宗
問徵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茲願益加意
將越商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兼
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
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
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親洒宸
翰以賜俾安職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淳熙
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
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臨退復謂曰卿歸侍爲朕

致此意旋遣閣門祗候蘇曦至家宣問拜端明殿學士
賜銀絹四百疋四年上表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曰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
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沈作賓字賓王世爲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
永平監冶鑄堅緻又承詔造鴈翎刀稱上意連進兩資
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爲大理評事改秩
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密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禪贊每
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
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郡

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樂之罷去民請于朝借
留不遂爲立留賢碑除大理正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
郎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
因其任擢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爲卿尋
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
椿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
初適足啓吏姦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
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
將望輕二郡守節制不爲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領本
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于朝而

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乃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
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事語在
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使人對奏橫宮一司歲撥經總
制錢爲緡率四萬有奇丹雘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
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黷非所以妥神靈彰
聖孝今後有合營膳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
役上首肯再三而脩奉者不樂也除權工部侍郎繼兼
戶部侍郎奏請脩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所
刪脩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五法以言
者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脩撰改知宣國府除寶

謨閣待制知潭州除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北
當儲粟湖南當增兵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
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
誘其黨旣至慰勉之錫衣物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置將
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
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
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
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
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
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梏吏姦

閱三月卽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尙書會臨
安闕知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權戶部尙書以
母憂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嚴
詭戶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
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
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未新縣之勝鄉砦宜就委
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
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敕其懦弱者爲廂軍在郡擄錢
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美以
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

王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祿
大夫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竒邁危言
摧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崇寧
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重繩糾
封駁之司張綱抑令慮恩大經劾韓侂斥董璉人人振
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沈濛淙章作賓班班有
善同傳亦宜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五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詵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列傳

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祕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
此始兼國史院編脩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祚除起居
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初御經
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
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
書兼脩月進迺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
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事上以蜀爲憂對曰蜀民久
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
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
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索講和時舊
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爲之屈曾覲龍大淵得
幸臺諫交彈之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
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
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
爲人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入謝曰審爾則是
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
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
去久之差知南劔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
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爲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除
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劄上改

竄其未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
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
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
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
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
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太曰太上
萬壽而紹興未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
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
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
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日未
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
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
司郡守以補郎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脩國
史實錄院同脩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
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
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
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
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
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
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

爲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民輸上嘉之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曦疾速誤入濟必大予宮觀日下出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卽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爲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上日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衡櫛之變乎正以讐耻未雪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又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乞歸

弗許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又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丘合宮互舉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覲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又早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振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未可輟卿也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

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
戍郭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永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
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上諭以金旣還
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言敵恟疑虛喝正恐
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惟邊將不可不精擇拜樞密使上
曰若有邊事宜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上諸軍升差
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初諸軍點
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
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
帥必大曰與其私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薦舉或傳
大石林牙將加兵於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
夏國必大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
上曰卿真有先見之明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
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
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請勘
當必大曰此豈勘當時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
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
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
也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謂今昔事
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

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爲縞素服就帷幄引見十五年
思陵發引援熙陵卽端故事請行乃攝太傅爲山陵使
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
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
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
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
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
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
公參政留正拜右丞相壬子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
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
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
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
宗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
李嶽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嶽令帖麻改定旣而斥
嶽予郡必大求去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選之澹
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
太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克醴泉觀使判隆
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文坐所舉
官以賄敗降滎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

觀使寧宗卽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
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先是布
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逐陳自强以必大代之嘉
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僞徒私植黨與詔降
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
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爲罪首二年復少傅四
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諡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
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
集二日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脩楊忠襄邦
文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

絕筆也一子綸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爲清遠
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州陽
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盜
贓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鏤梓
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
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
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爲備至敵人
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書劄
中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二列傳 八
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諭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除軍器監簿歷官考功郎官太常諡葉義問恭簡正覆諡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僞及金犯邊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躉之擢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顧見正謂左右曰脩整如此其人可知迺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說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劫勞遊觀沉舟溺卒除知

閣門事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邦直爲邑人所訟不宜任風憲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贓六十萬有詔覈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顯謨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尋復職知贑州奏減上供米不報及爲相蠲一萬八千石知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四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羗酋奴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靜砦侵漢地幾百里正密授諸

將方略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
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篋人服
其清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
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
參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
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隨龍恩擢知閣門事聲勢浸盛正
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
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
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
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廢
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
政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
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迺令蚤正元良之位
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
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卽位卽建太子本朝
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旣居冢
嫡出閣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檢漢
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呂誨張方平兩奏
節其要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至福寧
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

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
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
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宙行及吳挺死韓侂
胄爲吳氏地使吳曦世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張詔代
挺後數歲曦入蜀卒稔變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
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
曰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
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
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
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
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
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
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
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
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
以正爲禮儀使攝太傅於是上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
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冊寶禮成拜
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
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
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

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卽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旣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論旣違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卽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以正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寧宗卽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爲請上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職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入賀且謂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撤去新增宗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曾經筵晚講賜坐正執奏以爲非上不懌侍御史黃度論馬大同罪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

廷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量移南劍州再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祿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爲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寶慶三年諡忠宣子恭丙端皆爲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爲成

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及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卽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卽受印爲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惜名器爲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上命條上軍政利害旣而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

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緝密人無知者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諡文靖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兼詹事府都總裁朕等脩承德郎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趙汝愚

子崇憲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脩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

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旣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已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嚮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少半以餉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旣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閣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卽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

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閣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脩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羗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卽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

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爲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閣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丞相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

夜五鼓重華大闈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
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視朝汝愚
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晏不出
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
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
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
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
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
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
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
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
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
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玘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
大計此議竟格下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
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
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
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
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爲去計汝愚自
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
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

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逡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

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

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汝愚爲遷叔
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
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
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
辭特進孝宗將擢汝愚議樞官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
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
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
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慙忿簽書樞密
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
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
爲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自汝愚當
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正
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
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
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
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
汝愚褫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
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爲中外所
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
去此小人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侂胄恃功

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願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司合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鏗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儉和附視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太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黹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

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傅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冑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讓以

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蓋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寬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

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汝愚旣沒黨禁寢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冑誅盡復元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卽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爲保義郎

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旣貶死海內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

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諡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
謂誣讎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旣辨忠節自明而
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
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
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
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脩國史樓鑰等請施
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
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
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
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
脩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
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秘書郎辭弗許
尋爲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
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
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
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
亦罕見施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
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
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
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儉餘黨窺伺

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
憲疏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
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一十七萬有奇皆困不
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
從崇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
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脩陂塘以
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
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
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寢移爲
它用崇憲至尋脩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
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
張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秘閣知靜
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
朔脩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爲
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瓊
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効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蘿蔓
峒者仍歲寇鈔爲暴實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
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
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
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

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
迺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爲邊
要害地自狄青平儂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
弛而溪峒日彊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
盡用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
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
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爲宰輔四國
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變以彰
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

關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
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不祚者寔係于
茲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
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
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
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
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
卒爲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寃之於
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
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

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友和監脩國史領經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騏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
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
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

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待御史林大中薦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違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牒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牒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

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鑿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鬢髻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官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

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
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
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
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
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
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
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
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宮龜年繳
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
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
臣卽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
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
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
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
沈有開李嶽京鏜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
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
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
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
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吊祭接送伴使
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

上疏見紕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
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
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
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
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
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
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
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
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宮起知贛州以疾辭除
集英殿脩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實謨閣致
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
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
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
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
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
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
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
白其忠寧宗詔贈實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諡
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人如
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

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繁爲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爲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爲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彊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秘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卽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爲帝今之郡縣卽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

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
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
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
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
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
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
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
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
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
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
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
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黃翊
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
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
說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
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
嘗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
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
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
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

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卽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寢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

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

闕

廉憂國愛民出

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瑣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請斬舜卿日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

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熇燾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卽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賸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願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

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
本生於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
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
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
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
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
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
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
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
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
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
之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
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
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
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
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
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揀主失今不過宮有
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
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
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

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
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
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卽位裳病不
能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有
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
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
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
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
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
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爲躬
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
能不喞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
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
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爲禍
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
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以常如今日則陛
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
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
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
迎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

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嘖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以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袁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袁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紆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太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
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歲
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
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
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
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羣祠
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
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
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
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秘書郎

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
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
休柰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
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
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脩
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
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
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
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爲宮僚非他人比
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

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爲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疆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旣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

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撓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
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
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旣濟之餘湛然虛明
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
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
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
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
重華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
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
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
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
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
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
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
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
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
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
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
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
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

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旣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

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託已爲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宮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爲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脩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卽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噉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中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賊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

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冑誅天子思而召之
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朝論
欲函侂冑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權
吏部侍郎兼脩玉牒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屢移疾
以集英殿脩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
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
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
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
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冑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
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
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
挽不休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
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
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煥
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
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
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
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
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
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堦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

十六游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
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
廢爲已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
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
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
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
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旣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
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

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

納告勅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
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
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
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
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大踈夙興行事
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
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
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
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
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

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旣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勑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爲陽而女爲陰君子爲陽而小人爲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駟以言事移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爲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襄爲國巨屏而權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爲四路以文臣爲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爲副又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

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爲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爲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

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調置韶州大中掾之汪義端順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

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爲立捕黥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閑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耶侂胄旣召兵

釁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及侂胄誅卽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昇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爲中傷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寃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爲經久之計儻初志略遂卽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大中清脩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廩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騏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墳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騏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騏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

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
彊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蒞聞宜杜邪諂之路再
歸故官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
人兼侍講同脩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
端約爲一書謂騃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
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
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脩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
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
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騃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
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

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
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
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
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騃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
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福
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騃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
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卽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
汝愚爲右丞相騃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
光祖侍御史騃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

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騃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太常丞進秘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爲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

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
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
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
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
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奏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
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爲
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
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爲
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爲太學錄

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卽
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
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
因鐵鑄錢剽掠爲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
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
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
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
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
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
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

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不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入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玕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

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思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佞胄躡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污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緡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卽以便宜發廩振拯而後以聞佞胄建議開邊一

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
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
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
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爲文明暢
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
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
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
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
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
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騤論事頗
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騤嘗詆譏呂
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
德秀爲師友卽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終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鉞軍國重事
前中書省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列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皇明列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
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列傳

一

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決遂擢絃監察御史絃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絃不能異也絃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絃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絃遂以彙授之繼祖論熹皆絃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絃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從絃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旣而親饗太廟絃旣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餘人唐五主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

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卽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旣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旣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

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闕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卽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俱絀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

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快快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治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園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權奸斥逐善類主僞黨之禁賢士爲之一空其後更化兇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爲太學正守太常博

士孝宗卽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爲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爲請栗上封事言前日之和誠爲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爲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也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

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爲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托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

里藩籬誠爲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爲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克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專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栗以爲不可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

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禘祖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諭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瘳非徒瘳也又苦瘳瘳又類辟且病瘳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卽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

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

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
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
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
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
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
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
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
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
脉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
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
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
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
南劔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
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
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
子周祖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
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
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
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
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栗

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
路豪族又且首爲釁端帥闖不能彈壓縱其至比如尚
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
集家丁及役八砦義軍列陳于沱河橋與官軍戰潰汝
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粟
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
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徼遂安旣而汝
翼入都訴粟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粟
親書奏狀繳還併辨其事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
坐粟身爲帥臣擅格上命鑄職罷歸旣而理寺追究事
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粟累更事任清介
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
又改知潭州除祕閣脩撰進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召
對便殿奏乞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
彈爲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
郎官熹旣入國門未就職粟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
合至是粟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粟遂論熹本無
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
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

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
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
後入門旣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
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旣除兵部
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
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
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
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
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好
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矧爲道學之目鄭丙
馮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
潔脩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魘影
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
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
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
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
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摧抑暴橫
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
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栗爲人
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

師教殆與鄭丙陳貫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
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
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之從子登紹興庚
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
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
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
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脩官與脩四朝國史
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賞錄院檢討官脩高宗實錄
又兼王牒所檢討官脩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清

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
既奏御又脩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爲詳審
寧宗卽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
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
院同脩撰同脩國史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
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
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
靈宗廟之福朕舊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
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
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

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
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取
殄今惟目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
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
意也朕旣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
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
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
常刑必罰毋赦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
爲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廼人人各爲之遷兵部侍
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
脩撰脩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

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
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
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
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爲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
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一日召
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
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
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

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顓朝權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于請必諾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刺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躬國用司自爲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爲同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爲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母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語侂胄非曦不足以及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爲蜀王侂胄姦兇久盜國柄自強實爲之表裏旣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強阿附充

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詔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芘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僞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爲慶元

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爲多嘗知泉州爲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諡簡肅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參大政遂薦鏜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爲臺官給事中王郚呂曰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今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上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銳志恢復羣臣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爲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鏜於是極

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上說擢爲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欲引見鏜爲儉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鏜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書曰鏜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効勞之使藏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之差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卽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卽席金人迫之鏜弗爲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

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以鏜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歛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爲刑部尚書寧宗卽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爲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偶鏜旣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僞學之禁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爲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爲戒上於是謫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侂胄意也居無何以年老請免相薨贈太保諡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諡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嵎縣尉歲饑有

死道旁者一嫗哭訖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太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郯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簡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旣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卽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爲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

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閣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遙
郡州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
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
而不可易今侂胄騫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啓攀援
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吉應詔言事語涉
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
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
事體耳右司諫鄧駟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駟謂不可
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
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
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
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
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
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
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卽位除煥章
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
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
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
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
得志者不復知有廉耻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彛憲

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隳壞紀綱莫
此爲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
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
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
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
公光宗山陵爲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
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
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
之有余熹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
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
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熹蟻蝨臣乃敢狂妄如此
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金使人見不如式寧宗起
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
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
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爲理宗后
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
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

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旣躬三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又及之奏陛下卽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爲安榮以姑息爲仁恕以不肯任事爲簡重以不敢任怨爲老成敢言者指爲輕儇鮮耻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卿寧宗卽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爲當時所予黨事旣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冑無所不至嘗值侂冑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闈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冑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冑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侂冑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冑開邊及守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
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
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秘閣歷官至轉運副使臨安闕
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
得火災亦息遂命爲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擢徽猷閣
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戶部侍郎進權尚
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
葵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
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
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士大大以是薄
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
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
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
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
節也胡絃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
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爲孝彼於其大者且
忍爲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搆善類亦何憚而不爲乎謝
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爲者然慶元之初韓
侂胄設僞學之禁網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

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况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
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掩者乎陳自強鄭丙許及之
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
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鏗之仗義秉禮志信
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粟以私忿詆名儒不爲清議
所與而文虎草僞學之詔以是爲非以正爲邪變亂白
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鏗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旣愧
其初服矣况僞學之目識者以爲鏗實發之乎士君子
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
不懼哉可不懼哉

